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一

學海堂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琳著

周人以諱事神

左傳桓六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注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正義曰周人尊神之故為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案當從眾家以名字屬下句杜讀終將諱之謂自父至高祖皆諱正義曲通之非也名終將諱之者即曲禮所謂卒哭乃諱也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此謂生則名之死則名終矣故以木鐸徇告將

諱之如以爲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則將字何所施乎正義  
又曰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此雖非杜意然其義是也據釋  
文知漢儒賈服等皆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句好乖  
先儒乃魏晉人之通病也豈獨一杜預哉

爾雅經注用韻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顛顛印印君之德也丁丁嚶嚶  
相切直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嚶嚶啾啾民協服也佻佻契契  
愈遐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報德也儵儵啍啍  
罹禍毒也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臯臯瑁瑁刺素食也懼懼搖搖  
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謔謔諂諂崇讒慝也翕翕訛訛  
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速鞠也每句第七字皆用韻晉郭氏注

云世世昌盛長無窮道君人者之德望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  
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鳳皇應  
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  
益急切盛飾宴安近處優閑悲苦征役思所生也悼王道穢塞  
羨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傷見絕棄恨士失也譏無功德  
尸寵祿也賢者憂懼無所訴也佐興虐政設教令也樂禍助虐  
增譖惡也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陋人專祿國侵  
削賢士永哀念窮迫亦依倣經文用韻更加以錯綜變化牽上  
搭下其注也或一句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其句也或三字或  
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八字其用韻也或每句一韻或每句二  
韻或每句三韻悲苦征役當爲役征方與下句思所生韻或疑

譏無功德尸寵祿也不得韻案大戴禮記載孝昭冠辭云以承

皇天嘉祿韻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韻秉集萬福之

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韻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

韻是西漢人固已協用之矣

### 董子言性

春秋繁露實性云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

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

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止於繭麻與

禾以麻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

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當

日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

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以縮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案董子言性謂性不能本善必待教而後能善殆卽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棬之說而小變之但不如荀子之言性惡耳孔子雖無性善之言然論語云性

皇清系角 卷一百一十一  
相近謂性與善相近斯即聖人性善之說矣若謂必待王教而後善蒸民之詩將何說焉余故深有取於韓子嬰之言也

### 新宮災

春秋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左氏無傳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又漢書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曰爲宣公不言諡恭也劉向曰爲時



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日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謹仲舒呂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日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案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

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乃不能而徒爲三日之哭哭而哀禮也不敢稱諡恭也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爲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辭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用父命之說似踈矣

遂跣以下

左傳宣二年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釋文遂扶以

下舊本皆作扶房孚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今杜注  
本往往有作跣者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  
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  
跣而下杜本作扶言扶趙盾下階跣案遂跣以下者言雖降階  
猶不暇納屨故公羊傳宣六年云踏階而走又云有起于甲中  
者抱趙盾而乘之明盾雖已下階猶未納屨不能疾走故也遂  
跣以下正言匆遽之狀若如杜本爲提彌明扶盾下階一何從  
容不迫乎公羊傳云靈公召趙盾祁彌明佗然從乎趙盾而入  
放乎堂下而立何注嫌靈公復欲殺盾故人以爲意又言靈公  
欲觀趙盾之劍盾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  
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據此則大夫侍宴君所御僕立於堂

皇清經解卷之三十一  
下左傳云趨登者言登階而呼耳不得竟上堂扶盾也

環案提彌明雖

不得升堂然登階而呼而盾已足階則亦可扶以下正義本是若作跣字亦可通

### 衷窈窕

毛詩序衷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注哀蓋衷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哀前儒並如字鄭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衷字之誤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者鄭荅劉琰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案論語集解載孔安國說是哀字據此則鄭注論語亦作哀義得兩通故不依詩箋追改也詩正義引王肅云衷窈窕之不得此因

箋改爲衷故肅讀如字以難鄭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

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詩序云衷窈窕蓋俱用

鄭說李善注文選云哀當爲衷六臣本作衷翰曰衷念也

肅曰肅曰豚肥

曲禮記下豚曰膾肥注膾亦肥也春秋傳作膾膾充貌也釋文

膾肥從忍反注同本或作豚案鄭既云春秋傳作膾明禮記不

作膾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云豚亦肥也左

傳桓六年吾牲牲肥膾鄭以此豚肥即春秋傳肥膾但義隨字

變故訓膾爲充貌與肥義原相通然可驗此本之不作膾也正

義云豚曰膾肥者膾即充滿貌也又杜注左傳膾亦肥也正義

云曲禮曰豚曰膾肥肥膾其文知膾亦肥也禮記釋文亦從膾

為正字是唐時經注俱已誤作脂矣

豚脂聲相近

往近王舅

詩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近乃近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紉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又丌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近字聲與記其同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為已則音以蓋古已已近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歡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然則唐時本已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近矣

莊十七年多麋

春秋莊十七年冬多麋杜注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漢志云劉歆曰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曰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案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聽鄭瞻計見疏較先儒迂遠矣京君明說易當以震遂泥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具二說後說得京意李奇曰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

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曰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范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

堯如腊舜如腊

穀梁音義莊廿四年雉腊下引說文云北方謂鳥腊曰腊傳曰堯腊舜始腊案說文肉部腊下引傳曰堯如腊舜如腊不作始字上如字亦當有又論衡語增云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勤事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然則稱堯如腊舜如腊者言堯舜憂勤故體瘠若乾腊耳桀紂逸樂故垂腴尺餘言其肥也下二語亦傳文

白圭之玷

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傳玷缺也箋云玉



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釋文玷丁簞反沈丁念反說文作𠂔案說文刀部𠂔缺也从刀占聲詩曰白圭之𠂔義與毛傳同是詩本作𠂔也从刀有缺失義故又爲斯言之𠂔俗人以文連白圭遂改刀从玉矣

### 魚須文竹

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注文猶飾也大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正義曰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案釋文引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引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此並與注合釋文引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然則文竹魚須二物皆可爲笏崔靈恩本盧子幹說義得兩通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

撰又禮記音義隱七卷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

釋文敘錄庾蔚之略解十卷字

季隨穎川人宋員外常侍

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經典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明宗禎上黨馮斑跋云原書文淵閣  
秘籍也不知何自出於人間震澤葉林宗購書工影寫一部凡  
八百六十葉嗚呼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漢儒如讎元學盛於  
晉至宋而詆為異端注疏僅存譌闕淆亂今之學者至不能舉  
其首題其間句讀字祇賴有是書世無刻本又將漸滅矣此與  
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讀者幸詳而寶之也案唐初諸儒傳注  
尚存此書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詁訓可謂博極羣書矣  
非孔仲達專主一家之可擬也於周易尚書毛詩論語爾雅莊

子更爲賅博治經者此書不可一日少也但陸氏所自言未免

多誤非特音學不精文字亦不大識其識甚精評斷甚確王鳴盛記周易本義

引此書稱晁氏古易蓋朱子未見釋文原書故引用甚少廣坻案朱

子見釋文論語集注引陸氏曰

### 韓子知命說

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於大

戴管荀呂覽淮南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

原編容有後人分并且以他書廁入者本傳稱嬰孝文時爲博

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

能難也其書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

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

皇清經解 卷二  
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斯言也即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皆可為見道之醇儒矣而性善之說則俱未能言也琳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為表出之

瀾漣文同

詩伐檀河水清且漣漪傳風行水成文曰漣釋文漣力纏反爾雅釋水作河水清且瀾漪郭注言渙瀾釋文瀾郭力旦反又力安反李依詩作漣音連又詩漸漸之石箋云入水之波漣矣釋

文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又釋名釋水風吹水波成文曰瀾  
瀾連也波體泛流相及連也案說文水部瀾大波爲瀾从水闌  
聲漣瀾或从連據此則瀾漣本一字毛詩爲古文作漣爾雅爲  
今文作瀾說文亦以瀾爲正字釋名本諸爾雅劉成國漢人當  
據三家詩故亦作瀾李巡注爾雅作漣蓋用毛詩定之也漸漸  
之石箋當從一本作瀾釋文作漣非是寫本徐鍇說文漣下有  
小波之注不以爲重文此非與下淪字相涉而誤卽是淺人所  
改不可信也徐鼎臣於漣下云今俗音力延反亦以二字同音  
不當區別故也陸德明於瀾字云力安反於漣字云音連不知  
二字音同識反出徐氏下矣又爾雅釋文瀾作瀾是假借字說  
文瀾潘也从水蘭聲陸所采者也與瀾義別

雨木冰

春秋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杜注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  
樹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注木者  
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  
於兵之徵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解雨  
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  
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  
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與何邵公義  
同又漢書五行志上春秋雨木冰劉歆曰爲上陽施不下通下  
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爲  
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

將有害則陰氣協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  
公子偃誅死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  
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隰陵之  
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案左氏無傳當從劉子政說說文  
气部氛祥气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則氛雰爲一字釋名釋  
天氣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  
名合氛雰字異也穀梁當從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脇  
木得雨而冰是不必以冰爲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  
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  
根枝折正與陰氣脇木之言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

人可使由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案後漢書方術列傳引鄭元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浹遠勝何解深得聖人不可二字之旨若如何說爲不能使知之矣又堯典正義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論語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鄭注魯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所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

是階而走

公羊傳宣六年趙盾踏階而走何注踏猶超遽不暇以次釋文



踏丑略反與躐同一本作是音同案說文是行乍止也从才  
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是與說文  
正合則古本公羊作是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  
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是公羊傳文當本作是義  
則如禮經注何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  
也

### 不相知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釋文作不相知云本或作  
不相知名名行字耳案注云見媒注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  
名經如本有名字鄭可無庸注矣此當從釋文正義曰相知男  
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意後乃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

之言乃相知姓名也故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則似本有名字

某有負薪之疾

曲禮下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糶也憂或為疾釋文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為疾如字本又作疾音救案辭以疾言以疾辭之也下文始曰某有負薪之憂此已稱有疾非是或因注云唯有疾可以辭也而誤注憂或為疾依釋文當作憂或為疾憂與疾聲相近故文異疾作疾因形近致譌也

行舉足

曲禮記下執圭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車輪謂行不絕也釋文作行舉足云一本作行不舉足案車輪

曳踵四字正形容舉足之象言雖舉足行而踵不離地也若絕不舉足踵何由曳乎且不舉足并不得謂之行不字明係衍文正義曰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是正義本有不字也此當從釋文

納夏作夏納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釋文作夏納云本或作納夏又左傳襄四年金奏肆夏之三杜注四曰納夏釋文作夏納云本或爲納夏誤又春秋正義曰定本納夏爲夏納案九夏之名皆夏字在下何納夏諸本皆夏字在上周禮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四方賓來奏納夏內卽古納字卽據此注亦不見當爲夏納也然依陸孔之書知舊本是夏納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一  
左傳音義以作納夏爲誤當非後人乙改也俟考

曲禮記下衍文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釋文無大夫士三字云去國祭器不  
踰竟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案下文大夫寓祭  
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方別大夫士言之則此及下文去國  
踰竟皆不當預著大夫士字今本誤衍當從釋文

小人之中庸也

禮記中庸小人之中庸也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注云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  
以爲中庸也然則小人反中庸者謂小人之中庸與君子相反  
耳下先明君子之中庸言本是君子而又時節其中故曰君子

以用中爲常也此覆解君子中庸下又明小人之中庸言本是  
小人而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故曰小人以非中庸爲中庸也此  
覆解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此兩句是接  
遞之辭當輕輕讀過所重在上下文王肅妄增反字可謂不諳  
文法之至

文法之至

詩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釋文云如震  
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案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  
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則經本作而震  
而怒下闕如虓虎始作如字箋甚分明此作如者蓋因上文如  
雷如霆箋云如雷霆之恐怖人然下文闕如虓虎而誤正義云如天之震雷

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孔本亦同陸氏作如矣

而然不臧曹古文尙書

孔伸達書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冲因古文授扶風蘇愉

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淇季即謚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

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蹟字仲真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

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舜典正義言東晉之初時已亡失舜典

一篇據此則古文尙書本出於鄭冲廣圻案謂偽古文出於鄭冲朱錫鬯有辨見曝書亭

集五梅蹟之獻書施行也本傳自臧彦始釋文但云江左中興

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蹟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不若正義之有源

委也今檢唐人所修晉書無此文蓋見於王隱臧榮緒等所撰

據正義語知彦始所傳已亡舜典古文即小人之中書言本耳

不若是念

孟子萬章上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趙注愬無愁之貌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愬然無憂哉案說文心部無愬字有念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念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念今作愬爲俗字當從說文所引忽忘於心卽是無愁與趙注義合知本作念也

儀禮古文

古時字少多用假借儀禮士冠禮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古文櫛爲節束帛儷皮古文儷爲離戒賓曰某有子某古文某爲謀以病吾子古文病爲秉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嘉薦亶時古文亶爲瘳士昏禮授如初禮古文禮爲醴腊一肫髀不升古文

肫為鈞髀為脾贊見婦于舅姑古文舅皆作咎士相見禮問夜  
膳葷古文葷作薰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古文茅作苗皆見鄭康  
成注略舉數端可識古人文字之妙矣鄭氏以今古文參校其  
取舍恐猶有未盡善者安得好學深思之士不為章句之學者  
更參訂之豈必於鄭氏外一無發明乎

### 髮膚不敢毀傷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落下之髮  
當什襲藏之與生平所揃手足蚤及齒牙聚一處待蓋棺之日  
置之棺中庶亦全受全歸之道未必非敬父母遺體之一端也  
其餘大節處充類推之自有所不能已

廷禱謹案 大清通禮第五十一士喪禮曰三

日大殮執事者以棺入承以兩凳棺內奠七星版藉茵褥施綿  
衾垂其裔於四外屆時奉尸入棺實生時所落齒髮卷衣以塞



空處喪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乃蓋棺  
加錠施棗此條所言與國制相合

### 襄三十年宋災

春秋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羊何注云伯姬守

禮含悲極思之所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傳外夫人不

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

穀梁傳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

也又漢書五行志上甲午宋災董仲舒呂為伯姬如宋五年五當

作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

陰生陽故火生災也考伯姬之卒公穀皆以為賢胡安國因左

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為非此未審傳文也案傳云甲午宋

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

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辭意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宋其姬已嫁爲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其姬亦云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之所難也

大戴禮記逸篇

詩汾沮洳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又靈臺正義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

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曰辟廱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五經異義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案辨名政穆禮器皆大戴禮記逸篇今本所無孔氏所引盛德篇今本別分爲明堂又南齊書引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元冕以卿爲賓今本誤爲公符困學紀聞亦承其誤又白虎通所引有王度記禮記諡法禮三正記禮五帝記禮別名記禮親屬記等皆大戴禮記逸篇也據孔氏正義則唐初尙存諸儒莫爲畱意反斥爲後人所增失於事實遂至於亡也是秦火之不能焚者而漢唐人竟焚之矣別名記卽辨名記禮記正義春秋正義皆引之

董仲舒孝經解

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旣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

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  
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  
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  
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  
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下當有王問之衣服容貌者  
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  
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聲音理應對遜則耳說  
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  
樂容止可觀今文孝經作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董所述蓋古文也進退可度與容止可觀意復董子所述者是  
此之謂也案西漢儒解經之言不可多得存此以見其概然非  
東漢以後人所能言也

桓宮僖宮災

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  
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注言桓僖親  
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正義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  
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服虔又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公羊傳此  
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何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災不宜立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  
由我言之則一也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呂爲此二宮不  
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呂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  
災曰其桓釐之宮乎呂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案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爲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

杜以爲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  
公穀以爲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  
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  
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雅歌詩四篇

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案晉書樂志曰漢自東京大亂  
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  
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  
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  
馮蕭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  
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

被寵改其聲韻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

三曰伐檀杰案伐檀疑即伐木異文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

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

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

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

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

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

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

年尚書奏使太僕傅元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且

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

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



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據此知漢志雅歌詩四篇卽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也魏武時尙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舊樂而騶虞伐檀文王遂亡然猶存鹿鳴一篇自魏大和中至晉泰始五年皆用之至荀勗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而鹿鳴亦亡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四篇疑亦特用鹿鳴一篇耳蔡邕琴賦亦曰鹿鳴三章是兩漢魏晉以來惟鹿鳴最顯

### 興雲祁祁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有滄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滄陰雲兒萋萋雲行兒祁祁徐兒今詩脫見字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滄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兩

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  
甘雨此其證也案說文水部云淠雲雨兒从水彡聲與毛傳陰  
雲貌正合未嘗訓淠爲雲也箋云其來祁祁然不暴疾者蓋雲  
興卽雨降孟子梁惠王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荀子雲賦友風  
而子雨何邵公云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故箋云其來明  
此雲是雨之先來者也經如作雨則止言風雨不暴疾可矣何  
又追論其來乎顏氏引傳箋爲經作興雨之證余審傳箋知經  
必作興雲也正義曰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釋文  
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又呂氏春秋務本引詩興雲祁祁  
漢書食貨志引詩興雲祁祁隸釋載無極山碑云觸石膚寸興  
雲祁祁韓詩外傳八亦作興雲則知自秦未焚書以前及兩漢

六朝至於唐初皆作興雲無有作興雨者

孟子天油然作雲注油然興雲之貌顧寧

人金石文字記載開母廟石闕銘云穆清興雲降雨

顏氏說詩有狄之杜駟駟牧馬將其

來施及毛傳叢木叡木青衿青領皆引河北本江南本為證則

當時猶有兩書獨此止云雲當為雨而不言有本作雨可見此

條出自顏氏臆說絕無憑據而頓欲輕改千年已來相傳之本

甚矣其誤也陸孔所見本有作興雲而以興雨為是開成石經

亦作興雨皆為顏氏所惑也又呂覽務本後漢書左雄傳今作

興雨蓋後人據近本毛詩所改王伯厚詩考引呂覽作興雲此

其明證

### 屈瑕伐羅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

謂其馭

今傳作御案說文不部云御使馬也从彳从卸馭古曰文御从又从馬據此知漢書所載左氏皆古文也

曰

莫蹠

師古曰蹠或作敖案今傳作敖此當本古文下並同

必敗舉止

師古曰止足也案今傳作趾乃俗字說文

云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詩麟之趾釋文云趾本亦作止兩通是詩本作止毛詩亦古文也故與左傳合陸德

明不能別而以高心不固矣遽

為兩通非是

今傳作遂案此是

見楚子曰告楚子使

賴人追之弗及莫蹠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

莫蹠縊死

君國事大國

無憑藉而恃俗神也

左傳襄廿八年子產曰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

死乎正義曰君小

此小字亦後人竄入

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

文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釋

文君小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

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爲國君是也唐定本因君國字古因改君字爲小陸德明更參合古今本作君小國事大國則愈改而愈失其真猶幸有古本無小字一言考之正義爲合而陸氏參合之迹亦不求而自見矣注疏標起至君小國小字因釋文誤衍非孔氏之舊也

漢書五行志中

上載左傳亦作君小國事大國師古曰言身爲小國之君而事於大國

### 隱九年大雨

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又漢書五行志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曰爲三月癸酉於麻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

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曰爲周三月  
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雪電未可已發也既曰發也則雪不  
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曰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  
隨雷出地皆逸豫也曰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  
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  
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曰弟桓幼  
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  
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  
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  
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旣將成也  
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案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

故謹而日之也范解引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  
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  
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

與五行志所載互有詳略

何邵公注公羊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冰雪雜下雷當聞  
於地中其雉雒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  
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  
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也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皆與劉子  
政義合蓋公穀說同也冰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雨下也冰  
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劉子  
政推闡易義頗精

### 子臧聚鷓冠

左傳僖廿四年鄭子臧好聚鵠冠鄭伯使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五行志中上劉向日爲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爲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案災異之見應之人臣者小應之人君者大文公不尊尊敬上犯天子命故有子臧之臣好爲異服亦不敬其君乃不能感悟而使盜誘殺之是褻用人君刑殺之柄矣故至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鄭幾亡也後一說是

麟鼠食郊牛

春秋定十五年麟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左氏無傳杜注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何



注漫者徧食其身穀梁傳不敬莫大焉范解定公不敬最大故  
天災最甚五行志中上劉向呂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擧惡如  
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俵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  
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  
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  
食其郊牛案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  
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

丁丑作僖公主

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  
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

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  
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  
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又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  
主用栗何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解云出論語而  
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  
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案孔徐兩疏知古文論語  
作問社於宰我孔安國鄭康成皆以爲社主魯論語作問主於  
宰我張禹包咸周氏皆以爲廟主何休杜預依魯論爲廟主劉  
光伯規杜氏以爲非考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周禮說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  
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則一爲社主一爲廟主義各不同何

杜言廟主而用社主之說誤矣卽以爲本於先儒然張包周等乃先儒之誤者孔許鄭等乃先儒之不誤者何杜捨其不誤者而從其誤者劉氏規之甚當孔仲達回護杜氏故反以劉爲未得也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范解云其主用桑吉主於練范解云其主用栗亦從周禮說而不用何杜之義范氏此注爲最是

周禮干寶注本

周禮音義上云宮正此以下鄭摠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案鄭康成於每一官之前摠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如此鄭仍之而不敢改易干氏於各職之前列之蓋亦如詩三百篇序別爲一卷毛公冠於每篇之前書百篇序馬鄭王爲一卷僞孔移於每篇之首皆變亂舊章非其本真也

感古憾字

說文心部云感動人心也从心咸聲訓爲動人心則感動感恨  
兩義皆備今於感恨之感更加立心乃俗字說文所無案禮記  
中庸人猶有所憾釋文所憾本又作感左傳隱三年降而不憾  
釋文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五年同文十四年爾不可使多蓄  
憾注不爲君則恨多釋文憾本又作感戶暗反宣二年以其私  
憾注憾恨也釋文感戶暗反本又作憾注同襄十六年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感胡暗反本亦作憾廿九年美  
哉猶有憾注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釋文感戶暗反本亦作憾  
案史記吳太伯世家美哉猶有憾索隱云憾或作感  
字省爾亦讀爲憾據此知史記亦本作感與釋文同昭十一年  
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注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

釋文感戶暗反則古之感恨字多不加心也

禮堂謹案左氏宣十二年傳二憾往

矣釋文二感胡暗反成二年傳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釋感胡暗反本又作憾哀十七年傳令尹有憾於陳釋文有憾本又作

感戶暗反

### 鄭氏五經

後漢書鄭康成傳載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

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厯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

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惟

春秋無注止有發墨守鍼膏盲起癢疾而已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

左氏膏盲穀梁癢疾故鄭反之

世說新語言鄭注春秋傳未成時行與服子慎

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鄭聽之良

久多與已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一  
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據此知服子慎解誼本之  
鄭君爲多今服注雖亡唐以前書徵引者尙多有之而鄭注左  
傳絕未之見春秋正義引鄭元說及周禮禮記疏引鄭左傳說  
均非春秋注大抵非鍼膏肓卽鄭志荅弟子問也

### 阬阬虛也

爾雅釋詁壑阬阬滕微隍濂虛也郭注阬阬謂阬壑也

壑當作  
壑說文

土部云壑阬也一  
曰大也从土斬聲

釋文阬阬苦衡反案阬字不宜重釋詁釋言

二篇重文甚少經傳亦不見阬阬之語正義曰阬阬者坎陷之

虛也但重言耳鄭樵注云阬有二文無義其一爲衍者耳琳案

廣韻十二庚阬字下引爾雅曰虛也郭璞云阬壑也客庚切坑

下同引經注阬字皆不重則鄭漁仲謂衍者是也疑一卽作坑

又說文水部云沆莽沆大水也从水亢聲一曰大澤兒胡朗切是作沆有大義大者多虛或一作沆然釋文邢疏皆作阡阡則爲重文已久余說姑備一義而已

伍舉實遣之

左傳襄廿六年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案下文聲子曰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湫舉爲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爲伍舉遣之行將罪及於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

八十曰耄

易離九三則大耄之嗟釋文引馬云七十曰耄王肅云八十曰  
耄又詩車鄰逝者其耄傳耄老也八十曰耄正義曰耄老釋言  
文孫炎曰耄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耄之嗟注云年踰七十  
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曰耄此言八十曰耄者  
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又禮記曲禮上八十九十曰耄注耄  
昏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釋文八十九十曰旄本  
又作耄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射義者耄好  
禮注耄耄皆老也又旄期稱道不亂者注八十九十曰旄百年  
日期頤又左傳僖九年以伯舅耄老加勞杜注七十曰耄正義  
曰釋言云耄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爲耄釋名



云八十曰耄耄鐵也皮黑如鐵又公羊傳宣十二年使帥一二  
耄老而綏焉何注六十稱耄七十稱老解云七十稱老曲禮文  
也案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  
同或者此耄字誤耳案說文皆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

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从老耄年八十曰耄从老省从至耄年

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則八十曰耄說文與毛詩傳同當以此

二文爲正禮堂謹案鹽鐵論孝養云丞相史曰八  
十日耄七十曰耄次公說與毛許同蓋古本禮記

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毛許據之鄭注本則無曰耄二字故曲

禮注不解耄字或又益之鄭本陸氏所以斥爲妄加也鏞堂謹  
案八十

曰耄與王肅易注合疑  
此禮記係王肅私加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鄭

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

者他皆不坐杜注左傳隱四年昭元年並云八十曰耄孔子家語觀鄉射耄期稱道而不亂者王肅注八十九十曰耄皆與鄭本禮記合然易注以耄爲年踰七十則鄭意亦以耄爲八十矣王肅易注劉熙釋名郭璞爾雅並云八十是也馬融服虔杜預皆以爲七十蓋如春秋正義說經無明文故也犍爲舍人云六十之稱未詳所出而何邵公從之知非無據矣徐疏云今曲禮七十曰耄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六十曰耆不作耄故下云或者此耄字誤也依說文九十曰耄耄當爲耄玉篇耄莫報切邁也九十曰耄耄同上亦作耄知耄爲耄之俗矣書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釋文耄本亦作耄汗簡中之一載耄字云見尙書耄卽耄字之譌知禮記耄字亦本作耄矣陸德明以

耄耋考孝等字皆从老省因於尚書大禹謨耄期倦于勤呂刑  
百年耄荒毛詩行葦傳耄期稱道不亂抑亦聿既耄周禮司刺  
再赦曰老耄左傳隱四年老夫耄矣昭元年老將知而耄及之  
耄字俱作老不知老字上本从毛今下復从毛無以下筆據毛  
詩行葦傳周禮司刺禮記曲禮射義知古皆假借作旄也  
說文於部  
也  
旄幢

### 白葭央央

詩六月白旆央央傳白旆繼旆者也釋文白葭本又作旆蒲貝  
反繼旆曰葭左傳云舊葭是也一曰旆與葭古今字殊正義曰  
釋天云繼旆曰旆故云白葭繼旆者也葭與旆古今字也故定  
四年左傳曰舊葭旃旆亦旆也又泮水其旂葭葭傳葭葭言有

法度也釋文伐伐蒲害反又普貝反言有法度本又作莪正義  
曰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莪莪然有  
法度又羣經音辨卷三伐伐旂兒也蒲害切詩其旂伐伐今文  
作莪據此知六月白旂央央陸孔本皆作白莪與定四年左傳  
同爲假借字陸氏所見本有作旂者恐是後人改從正字而今  
本遂從之也泮水其旂莪莪本不與六月白莪同據釋文羣經  
音辨皆作伐伐正義當亦作伐乃陸氏所見已有作莪者而今  
本又誤從之竟與旂之假借字無別矣

莊十八年秋有螽

五行志下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螽劉向呂爲螽生南越越地  
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螽螽猶

惑也在水有能射人射人處有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  
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  
女將生淫惑篡弑之禍嚴不寤遂取之人後淫於二叔二叔曰  
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曰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  
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案穀梁傳云一有一  
亡曰有蜚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有能射人又以齊女淫惑  
爲說取義嚴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古  
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氏云蜚之猶言惑也其毒害  
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言有者以有爲異也左傳  
秋有蜚爲災也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曰蜚如鼈三足生於南越  
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蜚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與漢志載

劉說同又引陸機毛詩義疏云盛短弧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  
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  
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澹澹或或故爲災  
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邵公毒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  
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

### 斲瘍

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注折瘍踠跌者釋文  
折瘍劉本作斲同時設反案說文艸部斲斷也从斤斷艸譚長  
說斲籀文斲舊作折非下同从艸在公中公寒故斲折篆文斲从手然  
則今用折字者從小篆也劉昌宗作斲爲古文當從之注疏本

誤作斲

羞服之式

周禮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注羞飲食之物也釋文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釋曰羞服之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據此則晉干寶唐賈公彥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

實見閒

禮記雜記上醴者稻醴也甕甗笱衡實見閒而后折入注此謂葬時藏物也實見閒藏於見外椁內也釋文實見音閒廁之閒棺衣也注同閒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閒二字其爲甗字音古辯反正義曰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甗笱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閒故云實見閒既夕禮乃窆藏器於窆加見

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  
內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筭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  
甗饌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舊譌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  
器見外是明器也案覲字雖有誤分爲見閒二字者然據注云  
藏於見外椁內則知鄭本作見閒不作覲也正義引儀禮可證  
彼注有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賈疏云以其唯  
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是棺柩不復見也則見爲棺飾益明  
矣陸氏所引一解非也

濟濟者容也

禮記祭義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  
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注漆



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  
 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  
 交之道釋文濟濟者客也口白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漆漆者  
 容也羊凶反儀容也下若容以自反同正義曰濟濟者容也遠  
 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正  
 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若  
 容貌以自脩正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交其容也遠也  
 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客有其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  
 文勢不便或容爲客字則是遠義舊作義遠今乙轉何須云客此客字舊誤作  
 容以遠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  
 有也又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案此當從正義本

王肅妄改客字以破鄭皇侃義疏從之非也孔仲達謂皇氏既  
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守其邱於此見之  
釋文從皇本故亦作客家語公西赤問篇子貢問曰夫子之言  
祭也濟濟漆漆焉王肅注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  
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注言賓客疏遠之容也漆漆者  
以自反注謂安辭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  
交案家語容也遠也必本作客也遠也故王肅注以客也爲賓  
客之容以遠也爲疏遠之容下容以遠亦作客以遠有禮記釋  
文可證今本家語作容又後人據禮記改也禮記漆漆者容也  
自反也家語作漆漆者以自反無容也字蓋王肅亦知容以自  
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不可通故以容也自反

也之容刪之於家語似爲本無此容字以泯其私改之迹下若容以自反容字亦當衍蓋王肅旣改禮記以破鄭遂私作家語以證其是矣

### 聘禮注使之將

儀禮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人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人釋文使之將子匠反一本作使之將兵將則後加字釋曰閔二年公羊傳云鄭伯惡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案公羊傳作使之將無兵字禮注本公羊傳故陸以爲後加賈疏蓋已作使之將兵矣

### 猗重較兮

詩淇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尸必式  
正義引詩云倚重較兮荀子非相篇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楊注  
詩曰倚重較兮文選西京賦倚金較李注毛詩曰倚重較兮案  
說文倚依也依倚也疑今詩猗字从犬者譌然釋文作猗云於  
綺切依也正義釋經云依此重較之車兮似本从人旁而下引  
經仍作猗則陸孔皆从犬旁爲倚之假借字開成石經亦作猗  
說文繫傳較字下引詩猗重較兮羣經音辨犬部云猗依也於  
綺切詩猗重較兮然則自六朝以及五代至於宋初皆作猗字  
唐人雖多引作人旁要未若从犬者尤爲信而可徵也

敢告不寧

左傳成十六年郤至對楚王曰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注以君

辱賜命故不敢自安正義曰劉蒞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驥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驥相似今知不然者按僖二十八年魏驥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旣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驥不同也按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杜意以爲與魏驥相似而規杜非也案此傳當從劉說若依杜注則傳止應云不寧君命之辱不當於不寧之上贅敢告之言今旣敢告不寧連文則知與無乃傷乎相應矣此是杜改先儒舊義劉光伯據以規之故其言甚當正義曲爲回

護非也又毛詩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然則此不寧寧也依本解亦通不必定訓爲傷

### 南風之詩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注云其辭未得聞也者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

未聞也又淮南子詮言云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高注南風愷樂之風案爾雅釋天及毛詩凱風傳皆云南風謂之凱風詩正義引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蓋南之爲言任也任養也能長養萬物則物皆凱樂或以爲長養之風或以爲凱樂之風鄭康成李巡高誘熊安等義並同據高注淮南亦有其義而亡其辭乃王肅增加家語以鄭爲失妄孰甚焉正義以熊氏爲非當由誤會熊意爲卽指國風凱風篇也史記樂記集解引王肅曰南風者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民之愠兮蓋卽王肅禮記注旣作聖證論以難鄭遂自用其說也

兩足不能相過

春秋穀梁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蹶衛謂之輒釋文兄輒如字或

云音近繫左氏作繫綦音其又其冀反劉兆云綦連併也跂女

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單本釋文

作繫糾譌今從舊刻注疏本也案說文馬部馬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

繫馬或从糸執聲則輒當作馬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繫絆

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繫者馬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馬之

同聲假借字也綦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蹶當從宋刻注疏

本作蹶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

韻蹶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蹶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

𠂔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廿九葉尼輒切



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馶疑非是

案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為衍文

### 詩古文今文

毛詩為古文齊魯韓為今文古文多假借故作詁訓傳者以正

字釋之若今文則經直作正字今拈示數則於此俟嗜學者推

闡之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詩作能不我狎釋文毛詩

小豷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韓詩外傳卷六毛詩鴛鴦

摧之秣之傳摧莖也韓詩作莖之秣之箋云摧今莖字也釋文云莖韓詩云委也故知

韓詩經作莖而訓為委毛詩大明倪天之妹傳倪磬也韓詩作磬天之妹

釋文正義毛詩邱中有麻將其來施顏之推云江南舊本悉單為施傳施施難進之

意韓詩作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是今文皆以詁訓代經也鑪堂謹案毛詩

抑洒埽庭內傳洒灑也韓詩作灑埽庭內見韓詩外傳卷六毛  
 詩宛邱子之湯兮傳湯蕩也三家詩作子之蕩兮見楚辭章句  
 卷一然韓詩防有鵲巢誰俯子媿媿美也釋文毛詩作誰俯子美又  
 疑韓詩為本經蓋詩四家毛為最然三家各有傳授其足互相  
 考正者不少但存乎好學深思之士耳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一終

嘉應生員温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二

學海堂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琳著

不衰城

五行志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呂爲宿  
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  
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  
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蓑蓑城謂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春秋  
公羊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何  
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  
幾不治所主釋文仲幾本或作機不衰素戈反一或作蓑一音  
初危反解云謂不以蓑苦城也公羊之義以爲昭三十二年城

成周者既是城訖故於此處責其不蓑而已不似左氏方始欲

城耳案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蓑城說文衣部衰艸雨衣

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也詩無羊何蓑何笠止當作衰釋

文與唐石經从艸公羊釋文亦云或作蓑今注疏本同俗字也

衰城之義當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舊

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玉篇衰先和切雨衣也今作蓑又史追切

微也又初危切等衰也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韋注云

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

注之有本矣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

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卅二年既

城訖於此責其不蓑而已此臆說也仲幾左公穀及漢志並同釋文或作機非

昭廿四年日食

五行志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曰為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劉向曰為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呂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曰為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左傳作將水此以義言之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為不克陽勝則盛陽將猥出故言甚案杜注云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故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以下是漢儒左氏說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

成王若曰

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釋文王若曰

曰字諸本皆無馬  
今案當有補

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  
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  
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  
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  
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  
節成立皆爲妄也據此知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王子  
雍所注古文皆作成王若曰卽歐陽大小夏侯今文亦作成王  
義雖不同其經有成字則同也晉出尙書號稱古文乃與古今  
文俱不合何耶正義意在回護僞孔因云馬鄭王以文涉三家

而有成字蓋反以有者為誤矣不知尚書亦每言成王顧命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皆見釋文晉出古文於凡言成王者皆刪之陋矣此當從馬說以為後錄書者加之

說文冽寒兒

詩大東有冽沆泉傳冽寒意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今

月誤作栗烈是冽為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案今說文當從此所引

欠部無冽字有瀨云寒也从欠賴聲據孔氏所引知唐初說文

本有冽字古冽瀨聲同詩思齊烈假不瑕正義云鄭讀烈假為厲痕論語子張未信則以為厲已也釋

文云厲鄭說文蓋以冽為正字瀨為重文今本脫落合始得之讀為瀨

李善注文選嘯賦引字林冽寒貌本說文也高唐賦注引作冽

寒風也風字誤唐石經泐字誤从水毛傳寒意也正義本作寒氣也

### 仲秋鳥獸毛毼

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毼毼因其良時而用之釋文毼音毛毼先典反釋曰云中秋鳥獸毼毼者此是尙書堯典文案說文費部翬羽獵韋綉从費奔聲喪或从衣从睂虞書曰鳥獸喪毛毛部毼毛盛也从毛隹聲虞書曰鳥獸毼毛

徐鉉本作髦徐鍇本作毛案說文毛獸毛也髦髮也則小徐本是費部引書亦作毛毼仲秋鳥獸毛盛可

選取以為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據此知尙書仲冬鳥獸毼毛

古文作鳥獸喪毛仲秋鳥獸毛毼古文作鳥獸毛毼鄭注周禮

亦云中秋鳥獸毛毼與說文正合蓋許鄭皆本壁中古文故所

見同也後人以孔傳本校周禮因附著毼字於毼旁寫者誤入



注中或覺其難通反誤認毳爲毛字之異因刪毛字遂毳毼連  
文蓋唐時木皆如此故陸賈不能辨之而釋文以毳音毛爲尤  
誤毳字从毛隹聲若因从毛而音毛則凡字書毛部字皆可音  
毛矣恐陸氏誤不至此也孔傳本仲冬作毼者俗字仲秋作毼  
者與毳聲相近義通說文引作毳毛但毛字誤倒在下耳其爲  
毛毼之異文則無可疑者乃唐韻毳人勇切是誤作仲冬鳥獸  
毼毛矣余昔撰尙書集解亦謂毳當爲而尹切不當爲人勇切  
疑所引書卽仲秋毛毼駿文今考之周禮注益信前說之確玉  
篇毼而勇而尤二切衆也聚也毼同上此不特非顧野王原書  
恐并非孫強竄改者矣廣韻十七準毼毛聚而尹切較之玉篇  
學識爲遠勝

王肅聖證論

三國志王肅傳謂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

短元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駁而釋之舊唐書元行沖傳云

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謬

詔王學之輩謂孔晃輩占荅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等召

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案聖證

論唐人義疏及杜氏通典皆引之余幼為困學鈔時嘗彙輯之

而未全備茲見周禮媒氏疏載王肅馬昭張融孔晃四人論難

較他書為詳為校訂之以詒嗜古者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

十而嫁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注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元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中春之月令

會男女

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注重天時若無權許之也

若無

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雜記曰己雖小功既卒哭

可以冠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注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王肅

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

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

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

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

見本命篇

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

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

家語作而

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

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

家語作不是過也

男子二

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

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

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見大戴禮記中古舊脫古字據大戴禮記補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今大戴禮記作合於五也中節也盧注合於五十此蓋略引大古男

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大戴禮記下有備於三五合於八也尚書大傳曰孔子

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紵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

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見文十二年尹更始云西漢說穀

梁者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

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

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經有

夫姊之長殤鑄堂謹案舊誤作夫婦茲從通典嘉禮四所引校正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

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獸而殤之盧氏以為衰世之

禮也蓋本馬季長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

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國語越語上女子十

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

七嫁可知也又王肅論云吾幼為鄭學之時為謬言尋其義乃

知古人可以於冬志祖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婚姻類引聖證論云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此文有脫誤白

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疑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毛傳

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案毛傳本云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無十月二字

正義引王肅云謂十月也然則此十月二字即王肅所加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此綢繆篇綢繆束薪

三星在天傳又云時向暇務須合昏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

時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此疑當作而為生育之始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

失也孫卿曰見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子云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楊注內謂妾

是青經解 卷二百一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六

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案此作殺止恐因下引韓詩傳而誤 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韓

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待冰未泮為此

驗也而元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

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且何用哉此肅設為問難以申已說 詩以

鳴鴈之時納采以昏舊作感今改 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

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

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東門之楊正義同引作農業與

婦功相對今家語作農桑注云正月農事起蠶者採桑與通典引同 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

女春班爵位也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頡爵位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同今據改禮記禮運本作合男女

頡爵位冬春二字是肅所加以難鄭者又 詩曰有女懷春吉士

以上皆王肅論以下皆馬昭難肅之辭 誘之野有死麇 春日遲遲女心傷悲七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綢繆 我行

其野蔽芾其樗我行其野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東詩殷頌曰天命元

鳥降而生商元鳥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禩天子

親往元鳥生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

與仲春嫁娶為候者也夏小正曰疑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今夏

無嫁女娶妻作娶婦之時秋以為期此淫奔之詩張融評夏小正曰二

月綏多士女夏小正交昏於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

元吉鄭說之當作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

娶之貴疑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

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

隨從傳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在塗見采蠶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舊說舊作詩今改云士如歸妻我尙及冰未泮泮字舊無

今定納其篇義云篇義謂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為

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當作時令篇春以合男女融謹案春秋

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

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為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

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

小正之文且仲春為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當作無仲春

又春秋四何自違也也字當在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

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箋云道中始有露謂綱

繆箋云三星心星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

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未四月有女懷春箋云有貞女思

會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春日遲遲樂與公子

鳴嫁娶之候也



同歸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所以悲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之歌小雅我行其野

蔽芾其樗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

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

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

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當作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箋云梅實

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年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陳晉棄周禮為國亂悲傷故刺昏

姻不及仲春詩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箋云楊葉牂牁三月中也與者

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又唐風序綱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元說云嫁娶以仲春既

有羣證此下是賈疏引孔晁申肅之辭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

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悲蔽芾其樗喻遇惡

夫熠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

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元用仲春爲正禮爲密也

章義瘡惡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瘡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釋文章義如字尙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正義曰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瘡病之也據此知禮記本作章義不與書古文畢命章善瘡惡同梁皇侃本作義故陸氏據之開成石經亦作義今本作善因書古文亂也

案正義云言爲國者則家字衍文

投壺複句衍字

禮記投壺正爵旣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旣立請慶多馬釋文請爲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曰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

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  
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  
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又正爵旣行請立馬馬各直其  
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注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  
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案注言其  
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此卽所謂一馬從二馬也如上文本  
有此句則鄭當於上注之不得至此方釋也宜從定本爲是俗  
本益因下誤衍釋文從定本正義從俗本上同射進度壺間以  
二矢半釋文云以二  
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案四  
字當有惟今本間字爲衍文釋文無

隱三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

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呂爲其後戎執天

子之使鄭獲魯隱

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滅戴

師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

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外黃縣東南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隨室置載州焉

衛魯宋咸殺君左氏

劉歆呂爲正

當作二

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

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其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

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

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麻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

小不得其度史記曰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

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案漢志引公羊傳食二日此西漢

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傳曰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

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注謂二日食已已日有食之是也

又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  
謀與董劉義皆合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  
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  
與古義不合以待能算者定之

鞠窮如也

儀禮聘禮賓八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孔子之執圭鞠躬如  
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釋文鞠窮  
劉音弓本亦作躬又羣經音辨卷三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  
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今本作躬據此知儀禮注本作鞠  
窮躬蓋古聲借字故釋文作窮音辨本之賈疏作躬陸云本亦  
作躬恐皆依今論語所改

昭十七年日食

五行志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曰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曰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歷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

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  
庶人其徒役也劉歆曰為六月二日魯趙分案所引說曰云云  
是西漢儒左氏舊說晉杜預注多本之而猶有疏漏未盡者

### 薄狩于敖

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

毛刻文選作薛注今從明刻五臣注

本又狩作獸當是後人依今本毛詩改如李本作獸當云狩與獸同矣

又水經濟水篇濟水又東

逕敖山北酈注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據此知古本詩經作

薄狩于敖

廣圻案初學記廿二引搏狩于敖

鄭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

辭也芣苢薄言采之傳薄辭也箋云薄言我薄也可證古狩獸

通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云

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是司馬子長以獸為狩矣考唐

石經作搏獸于敖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舊音傅單本釋文

作音付今從注疏本是釋文亦作搏獸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獸於敖地

是孔氏亦作搏獸又之子于苗傳夏獵曰苗正義云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為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正義祇引上文駕言行狩而不引此薄狩于敖益知孔本作搏獸矣

肅肅馬鳴

詩車攻肅肅馬鳴唐石經原刻作肅肅馬鳴後即於肅肅上改為肅肅其迹宛然可考案傳曰肅肅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謹也以經本作肅為肅然清靜意故云不謹謹若作肅為肅涼肅



條則入近人辭氣矣或謂既馬鳴矣安得肅然清靜蓋天子親  
田士馬衆盛徒御囂囂今而聞肅然馬鳴之聲見悠然旆旌之  
形是於極煩擾之中而得此整暇景象矣故爲不謹譁當從石  
經原刻

### 侈兮哆兮

詩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  
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  
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  
大之詩考補遺載說文作侈兮哆兮載崔靈恩集注作侈兮哆  
兮案詩考引說文知毛詩本作侈兮哆兮古文借侈爲侈故許  
君於金部引詩

鏞堂疑是侈  
讀若詩侈兮

其義則以曲侈鬻鼎爲正也呂東

萊讀詩記載董氏說每言崔靈恩集注江左古本石經等皆作  
偽欺人不可據而呂王兩家每爲所惑琳考之有年知崔氏之  
書自陸孔所引外絕無遺文蓋亡於唐末此條當卽竄改說文  
爲之理雖通而文則僞也毛傳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正義所引  
無是字當從之侈大貌南箕箕星也此先釋經侈字南箕字侈  
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此通解詩人比興之  
旨侈之言必有因也七字爲句謂凡侈大者皆必舊有所因今  
益侈大之興斯人昔有小嫌讒人更增益之以成其罪也毛傳  
所云因卽目侈言之斯經侈在侈下之證箋云因箕星之侈而  
侈大之此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也若因箋而疑傳先云侈  
大貌以釋侈今後云侈之言必有因也以釋侈今則南箕箕星

也五字何又錯於哆兮侈兮之間此由於不通詰訓不諳毛傳

文句故誤會毛於侈字無釋者以侈卽奢侈義

說文侈奢也

世所其

曉故略之哆大貌指南箕之舌言與說文哆張口也正合玉篇

口部廣韻四紙皆本說文正義釋經云言有星初本哆然寬大

為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又釋傳

云箕四星一為踵二為舌若使踵本大狹言

當作舌

雖小寬不足

以為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所以成爲箕也則

孔本已倒釋文哆音在上侈音在下開成石經亦作哆兮侈兮

陸孔俱不言有作侈兮哆兮是唐以來各本皆誤矣

相近於坎壇

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

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  
 釋文相近依注讀為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  
 案禳字从襄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禳祈誤為相近注義  
 甚精鄭不云相近或為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孔叢子書論  
 云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同孔叢子亦偽書朱子  
 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琳考此書解納于大麓  
 烈風雷雨弗迷禋于六宗皆與偽孔及王肅合書正義云惟王  
 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則孔子家語言禋于六宗亦取祭法為  
 說其相近於坎壇句必作祖迎於坎壇今家語非完書故無此  
 文

詩皇矣正義引家語今家語亦無

孔仲達所據唐本有之嘗疑孔子家語孔

安國書傳孔叢子皆出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蓋三書

皆託之孔氏以希人之尊信用以改鄭說而申己意駁鄭氏非而證己是者無不於此取之故三書卽肅之罪案也試以此條論之鄭以相近爲禳祈聲近之誤肅於禮記改爲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似之誤而非聲近之誤肅解禮記及家語祖迎當用周禮迎寒迎暑說今家語雖闕可據孔叢子書正義推測之也又恐後人不信其說因託之家語以證之復恐後人并疑家語爲己所私定故又著之孔叢子以證之肅之詭計勞心往往若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恐急索解人不得也

### 古人語氣急

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寧爲豈不寧以不康爲豈不康書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云試不可用而已是

尚書以可爲不可也論語陽貨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語論語以得爲不得猶尚書以可爲不可也皆古人語急反言之證何氏云楚俗語者舉時驗以證之耳

舜典音義考

尚書音義非陸氏原書昔人已言之余反覆舜典一篇知此爲後人竄改者尤甚陸德明用王肅堯典注與孔仲達用姚方興本不同姚雖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亦必有與王肅不同者如王云上帝天也姚意亦以上帝爲天而無上帝天也之文王云禋絜祀也姚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王云輯合姚云輯斂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姚云律法制王云藝禰也姚云藝文也王云四

朝四面朝於方岳下姚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王云冑子國子也姚云冑長也教長國子序九共九篇橐飫下王本有汨作九共故逸六字正文共法也三字注而姚本皆無且云凡十一篇皆亡於此具見王姚之注文義不同或義同而文異陸氏既據王本則所音王注中字必有姚本所無者如孝經音義所音鄭注多不與唐明皇注同可證也乃檢釋文所出之注無有一字出姚本外者則爲後人據孔本以刪改可知今卽據孔本證明之釋文有八元八凱音義因姚云舉八元舉八凱也有來朝因姚云四方諸侯來朝也有愆字因姚云不有迷錯愆伏也有墳衍因姚云羣神謂邱陵墳衍也有巡行因姚云巡行之也有燔字因姚云燔柴也有瀆字因姚云四瀆視諸侯也有纁字因姚

云諸侯世子執纁也有還字因姚云復還也有華字因姚云西岳華山也有榎字因姚云扑榎楚也有裔字因姚云崇山南裔也有縉字因姚云縉雲氏之後也有饜饜因姚云號饜饜也有匏字因姚云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有故復因姚云故復至文祖廟告也有之長因姚云元善之長也有劓荆大辟因姚云五刑墨劓荆宮大辟也有二處因姚云臨刑當就三處也有於朝因姚云大夫於朝也有喉字因姚云納言喉舌之官也有令字因姚云不令相從也幾似陸本與孔本同正爲姚方興作音義矣可怪也馬氏文獻通考載崇文總目云閱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穎書則刪改釋文以從孔本者出北宋陳鄂手此其明證



也釋文藝魚世反馬王云彌也此彌字陸氏當為作音後人見

姚本所無因刪之又讒切韻士咸反殄切韻徒典反切韻陸法

言之書德明與法言時世相近不宜引用其書臯陶謨惇切韻都昆反慤切韻

苦角反禹貢絲切韻武延反泰誓上嗜切韻常利反洛誥褻切韻博毛反呂刑孝切韻莫報反餘經音義引切

韻者甚少此皆竄改之迹也又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輿本同馬

本作如初案馬季長鄭康成所注古文皆作如初王肅依今文

據公羊注改作如西禮此猶毛詩維此王季肅依齊魯韓改作維此文王故陸氏據之方輿

本同者謂姚氏從王肅本作如西禮也詳琳所撰尚書集解

### 士則朋友

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

友奠釋文作士則朋友云一本作士則朋友奠據此知此句古

本無奠字蒙上文也有者係衍文

雜記匠人執詡

禮記雜記下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

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正義曰匠人執羽葆御柩者

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

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

舊衍葆字今刪

前御行於道又周禮鄉師及

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注引雜記曰匠人執詡以御柩鄭司農

云詡羽葆幢也釋曰匠人

舊詭師今改正

執詡羽葆幢此諸侯之禮引

以況天子之法言執詡羽葆幢者彼文唯有執詡無羽葆幢之

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詡是羽葆幢案據周禮注及賈疏知

雜記本作匠人執詡以御柩羽葆幢三字為詡字之義今本誤

以翽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譌誤之至考正義知孔氏所據卽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然周禮注先引雜記執翽之文後載司農羽葆幢之訓乃疏中兩援注文皆云執翽羽葆幢牽合引之豈唐時周禮注已誤後人遂據以增添禮記或疑其複遂致反刪正文而存注義乎爾雅釋言翽纛也郭注今之羽葆幢玉篇系部纛羽葆幢也亦作翽皆可證雜記羽葆爲翽字之訓

命于楚伐宋

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杜注受楚命也釋文命于楚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據此知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陸氏非

之是也今注疏本載釋文又倒轉之

孝經孔安國傳

唐司馬貞云古文孝經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尙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案古文孝經見漢藝文志謂孔安國作傳當無其事殆猶晉出古文尚書也江荀昶晉人尙未之見隋儒劉炫輩何由得之此明是以光伯偽託此書北宋前已亡逸惟

唐人尙有徵引者今錄以備考唐元行冲孝經正義宋邢昺校載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云脫衣應唐會要作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

要徒唐會要作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又見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蓋天子之孝也云蓋者

率較之辭

劉炫云率較猶槩槩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云服者身之表

也資於事父以事母云資取也分地之利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民具爾瞻云具皆也爾女也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云亦以相統理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德義可尊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觀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云上正身以率下要君者無道云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云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

公諸侯有爭臣五人云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大夫

有爭臣三人云家相室老側室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

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為之棺槨衣

衾而舉之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卜其宅兆

而安措之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

衍復為市朝之地故卜之釋文引仲尼居云靜而思道也

仲尼閒居故傳以閒訓靜舊唐書卷廿一王仲邱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云帝亦天也與春秋正義所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說其

二十四則唐明皇注多所采用鑄堂謹案春秋左傳昭廿一年天子省風以作樂正義曰孝經

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易衰敝之常也書湯誥正義曰孔注孝經圖丘與郊共為一事

雖少必作

論語述而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案史記孔子世家云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童子字正釋經少字可證本不作坐或說非是

爲其拜如蹲

公羊僖三十二年子揖師而行何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解云介胄不拜出曲禮上篇彼文蹲作菱字釋文介胄直又反如蹲音存案今禮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釋文菱拜盧本作蹲與何邵公正合菱乃俗字介者作介胄蓋何氏以義言之而如古通此當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菱拜費解據公羊注則菱拜之拜係衍文

穀梁注禮之疏

穀梁僖廿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范注引釋廢疾云禮公族有罪刑于甸何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釋曰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者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法爲疏也理亦通案當從古本作禮字旣言罪大名之使若異姓然何復論祖之親疏乎

出入周疏

左傳昭二十年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注周密也釋文周流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



爲疏耳正義曰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  
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  
耳杜旣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今定本作流非也案陸孔說是  
也但陸旣據古本作疏而釋文猶大書周流字注疏本釋文改  
作周疏不足信  
是其識究不能定此條孔勝於陸

盡之盜少止

左傳昭二十年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釋文盡  
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正義曰旣言盡殺之復云盜少止  
者盡謂盡萑苻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  
孔本亦作盡之無殺字與陸本同旣言盡殺之當作旣言盡之  
標起至盡殺之盜少止當作盡之盜少止此二殺字皆後人所

增

敬恭明神

詩雲漢敬恭明神釋文作明祀云本或作明神李善注文選陸士衡荅張士然詩引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洪氏隸釋載西岳華山亭碑云敬恭明祀以奉皇靈當本此詩或欲據此改詩作明祀余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悔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則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案文選東京賦云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麟麟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即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

補堂謹案敬恭明祀承上祈年方社言之明神

字蓋涉箋而誤張  
賦易字以韻句耳

### 般於繹思衍文

詩般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  
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曰此  
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案賚時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  
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  
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勅勸之以此詩是大封伐紂時諸  
臣之有功者故勉其繹思文王之功業若般爲巡守祀四嶽河  
海之詩勉誰陳繹思行之乎鄭箋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  
命云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則推其受命而王由於得神之助方

歸功於山川之靈無容忽及先王之子孫臣庶而戒勉之也齊魯韓有此當爲臣下告君之辭言周之受命由此王不可不繹思以永保神貺然一篇之中神人雜沓恐非體製卽在王保亦當爲衍文

### 匹馬踦輪

公羊傳僖卅二年晉人與姜戎要秦師于穀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皆喻盡釋文隻輪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居宜反一本作易琦穀梁傳作匹馬倚輪無反者范解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輪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載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踦輪無反者服虔曰踦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踦隻

也言盡虜獲之騎音居宜反案作騎作倚皆奇字之通借  
疑公羊傳本作匹馬騎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騎隻也與  
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文義已  
明反訓爲騎意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  
依董說爲  
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  
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

### 毛傳文例最古

十三經中惟毛詩傳最古而最完好其詁訓能委曲順經不拘  
章句俗儒不知而私改者唐以前已不免矣茲偶舉數則以質  
通經學古者焉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擊鼓憂心有忡傳  
憂心忡忡然淇奧赫兮咺兮傳赫有明德赫然芄蘭容兮遂  
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伸帶悸悸然邱中有麻將其

來施傳施施難進之貌中谷有萑條其猷矣傳條條然猷也黃

鳥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

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韓詩略同有經重文而傳一

字者如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有客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爾雅釋訓云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

客信信言四宿也與毛傳異孔仲達合爲一非是有經分而傳合者如旄邱瑣兮尾兮

傳瑣尾少好之貌泉水載脂載牽傳脂牽其車北風其虛其邪

傳虛邪也女曰雞鳴將翔將翔傳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子衿

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卷阿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

爲輔翼也常武匪紹匪遊傳不敢繼以遨遊也有客有萋有且

傳萋且敬慎貌有經合而傳分者如定之方中駉牝三千傳駉

馬與牝馬也淇奧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蕭竹也既有鵲巢  
中唐有篋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七月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  
揚條揚也生民自土漆沮傳漆水沮水也以興嗣歲傳興來歲  
嗣往歲也蕩疾威上帝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時邁明昭有周  
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闕宮奄有龜蒙傳龜山也蒙山  
也保有鳧繹傳鳧山也繹山也有經省文而傳補者如生民鳥  
覆翼之傳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后爲後之假借

儀禮鄉射禮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  
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引孝經說取孝  
經緯援神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后

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后案說文彳部後遲也从  
彳么久者後也又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  
之从一口發號令者君后也凡后之屬皆从后則先後字作後  
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  
借字禮記後多作后大學一篇全用后字說文訓后爲繼體君  
則義可轉爲先後之後故孝經說云后者後也然要非正字鄭  
注儀禮據今文孝經從今文不從古文未聞也又賈公彥謂援  
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  
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然後能守其宗  
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皆作後不作后蓋據古文改  
之非漢以來之舊矣



五帝本紀書說

史記載尚書今文為多閒存古文義其詁訓多用爾雅馬融注

及偽孔傳往往本之唐司馬貞謂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為此史

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尚書此說甚誤余讀尚書以史記參之其

義始通不特詁訓已也昔著尚書集解曾纂錄之而未盡欲以

二十八篇采史記注之更以己意發明之今老矣精力不能全

逮姑就孔傳本堯典錄史記於上以尚書證之所以祛索隱之

惑也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尚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以放勳為堯名猶以重華為舜名文命為禹名也釋文引馬融

云放勳堯名與史合說文勳从力熏聲勳古文勳从員史記今

文尚書也故作放勳孔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此蓋釋經之光被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

白馬

此蓋釋經之能明馴德 充明俊德傳能明俊德之士案爾雅克能也徐廣曰馴古訓字俊馴

聲相近蓋古文尚書作克明俊德今文尚書作克明馴德訓順也古文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孔傳以若為順而五

帝本紀作誰能馴子工誰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傳言化九族而平 和章明索隱曰今文作

也釋文云平平韓詩作便便毛詩為古文韓詩為今文是古文

傳作辯章是古文之詁訓今文之或體 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傳協合案漢碑及石經邦國字互見宋洪适謂

經典邦或作國蓋所傳本異非由避諱是古文尚書作協和萬

那今文尚書 乃命羲和敬順昊天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傳使敬

也 數法日月星辰 麻象日月星辰索隱曰此言數法是訓麻象

象法 敬授民時 敬授人時案兩漢人所引 分命羲仲居郁夷 分

義仲宅嵎夷傳宅居也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缺案

說文土部嵎夷引書宅嵎夷是古文尚書作禺夷也嵎字蓋

後人所改考靈耀為今文是今文尚書作禹鍊史記此作  
郁夷夏木紀作岨夷與陸氏所言不合魯詩周道郁夷 曰湯

谷 曰湯谷傳陽明也案史記作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  
明矣據此知史記本同淮南作湯谷司馬貞既知作湯谷有他  
證又改依尚書何耶茲復其舊玉篇引說文云彘日出東方湯

谷所登傳彘木也今說文亦改作陽谷又說文山部云岨鍊陽  
谷也郁夷禹鍊岨鍊並今文之異體古文以土部岨夷為正湯

谷場谷並今文之異體古文以日部陽谷為正今文有歐陽大  
小夏侯三家當互有不同說文稱書雖本孔氏亦不廢今文猶

詩主毛氏復 敬道日出便程東作 寅寅出日平秩東作傳寅敬  
微魯韓也 賓導秩序也張守節曰道音

導釋文賓徐音擯書出口謂日出也索隱曰尚書大傳曰辯秩  
東作則是訓秩為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案說文引書平鬱東

作此古文尚書也史記作便程東作此今文尚書也豔與 日中  
秩古今字程與秩聲相近下同史正義索隱隨字立訓非 日中

星鳥以殷中春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傳殷正也案史記下云以  
正中夏以正中秋以正中冬孔傳以殷為正本

史記此作殷蓋因集解引孔傳而誤疑古文尚書仲春仲秋  
言殷仲夏仲冬言正今文尚書則通言正也古文仲當為中其

民析 厥民析傳言其民老 鳥獸字微 鳥獸孳尾傳乳化日孳交  
壯分析爾雅厥其也 接曰尾案古文尚書鳥獸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一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

孳尾今文尚書鳥獸字微孳字也尾微也古申命義叔居南交

微或作尾此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之證傳非申命義叔居南交

申命義叔宅南交案爾雅宅居便程南為敬致平秩南訛敬致

也故史公以宅為居孔傳本之傳訛化也索隱

曰為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

安國強讀為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張守節曰為音

于偽反案說文口部吡動也引詩尚寐無吡言部誘言也引詩

民之誘言無訛字釋言訛化也當作吡郭注引詩四國是訛今

詩正作吡化動義相合免爰尚寐無吡與說文同而釋文本或

誤作訛無羊或寢或訛亦當與免爰破斧同而唐石經及今本

誤作訛沔水正月民之訛言當從說文作誘而今誤作訛訛本

俗字乃化動之吡誘偽之誘反兩用之不可以不辨也孔傳訓

訛為化是古文作吡矣古為字或作偽見詩采芡及荀子性惡

故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張守節音為于偽反亦從

漢書讀是今文尚書作南為也史記舊本作誘者因尚書

作訛俗人謂誘與訛通遂誤加言傍今據索隱正義校正

日永

星火以正中夏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其民因鳥獸希革

厥民因鳥

申命和

仲居西土

分命和仲宅西案中春同書作分命此又作申命當

尚書刪

曰柳谷

日昧谷傳昧冥也案古文尚書日昧谷今文尚

書日柳谷史記舊作昧谷徐廣日一作柳谷據

此知史記本用今文後  
人依尚書所改今正之  
敬道日入  
寅餞納日傳餞送也日出言

內入也納絲溼納納也知古內入字本作內周禮鍾師納夏注  
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為納轉從漢讀也史訓納日為日

入知經必作內字孔傳本為古文不應反作納知亦從漢讀改  
也又此同仲春言敬道疑今文經亦作寅賓與孔傳異集韻載

釋文餞作淺今釋文作餞是後人所改正義釋傳云送行便程  
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送也不云淺讀為餞是孔本作餞也

西成平秩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宵中星虛以殷仲其民易厥民

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案爾雅平均夷弟易也是夷易義  
同故古文尚書作厥民夷今文尚書作厥民易古文夷字當從

今文義為易言其民至秋樂易也孔傳以爾雅展轉相訓義得  
為平然其說支離不可從今文每以詁訓為經如鳥獸孳尾義

為字微而今文即作字微可證孔傳詁訓多用史記而鳥獸孳  
尾不以尾為微厥民夷不以夷為易者以今文經作微作易恐

相涉致嫌故別下已意以區別之而不知孔安國得壁中書曾  
以今文讀之矣馬鄭注古文亦採用今文矣六經之古今文雖

古義勝者為多然未嘗不互有短長非可偏主一家也史記舊  
作其民夷易當是以書校史注其旁而寫者誤入今為刪正

鳥獸毛毼鳥獸毛毼案許叔重說文鄭康成周禮注皆作鳥獸

皇清經解 卷二百零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不知北傳本何  
以亦作誅字  
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傳北稱朔案爾

雅朔北方也毛詩  
傳朔方北方也  
便在伏物  
平在朔易傳易謂歲改易於北方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

謂人蓄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曰北方者伏方也大傳云便在伏物大史公據之而書案古文尚書平在朔易今文尚書便在

伏物  
日短星昴以正中冬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其民燠  
厥民燠傳燠室也案

文尚書厥民燠釋文引馬  
云煖也是馬從今文讀  
鳥獸毼毛  
鳥獸毼毛傳鳥獸皆生稟毼細毛以自温焉案說文

引書鳥獸廢毛是古文尚書作廢毛也史  
記作毼毛蓋是今文尚書徐廣曰毼音茸  
歲三百六十六日  
帝

谷汝義暨和莽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正四時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案古文尚書以閏月定四時今文尚

書以閏月正四時定正也  
信飭百官眾功皆興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傳允信釐

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案釐正也故為飭爾雅庶眾也又熙  
興也注引書庶績咸熙與義同聲亦相近蓋古文尚書庶績

咸熙今文尚書庶績咸興釋文云熙興也此當是馬融義取今  
文為說也孔傳見今文經作興遂不取爾雅別訓熙為廣以區

別堯曰誰可順此事  
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案谷咨咨可否也若順

也時是也此也古文時今文多作是故以時爲此庸功也事也蓋古文尚書疇咨若時登庸今文尚書疇咨若時登庸今文尚書疇咨若時登庸今文尚書疇咨若時登庸

乃以義增加經文所無史記事字則經庸字之訓也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傳允

國子爵朱名啟開也案古文尚書允子朱啟明今文尚書嗣子丹朱開明是允子爲嗣子也爾雅允嗣同訓爲繼釋文引馬云

嗣也張守節曰鄭元云帝堯允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是馬鄭注古文皆用今文爲說而孔傳棄絕三家徒自立異創爲國

爵之說其設心豈可問耶凡經傳古文啟字今文多作開鑄堂謹案毛詩東有啟明三家詩東有開明見大戴禮記四代篇

堯曰吁頑凶不用帝曰吁嚚訟可乎傳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事訟可乎言不可案左傳嚚頑異

義此古今文之別也釋文云訟馬本作庸是古文尚書作嚚庸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馬既作庸鄭王亦作庸可知

書釋文每舉馬本以該鄭王正義又詳鄭王而略馬本其實馬鄭王並注古文苟非王肅所改不容有異書言可乎謂如此之

人豈可用乎故史堯又曰誰可者帝曰疇咨若予采案此以詒訓代經又省若予采蒙上文

順此謹兜曰其工旁聚布功可用驩兜曰都共工方鳩聚倖功傳

事也謹其工能方方聚見其功案古文旁爲方依說文鳩當作速說

文倖具也故爲布釋文引馬融亦云具也孔傳言見非是方作

如字讀亦誤古文尚書方述倬功今文尚書  
旁鳩倬功都歎美之辭故史以為可用也

堯曰共工善言其

庸僻似恭滔天不可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不可用案靜善也韓詩東門之栗有

靜家室薛君曰靜善也庸用也回僻也象似也蓋古文尚書作靜言庸違故孔傳云起用行事而違背之今文尚書作靜言厥

庸回故史言其用僻以不可釋經之吁孔傳本之不可與可用相對合上文誰可順此事不用誰可者下文鯀不可試不可

用觀之西漢人解經簡而明若此

堯又曰嗟四嶽

帝曰咨四岳案古文尚書咨咨嗟也字林云嗟古嗟字是咨嗟義同說四岳今文尚書嗟四嶽爾雅

文嶽从山獄聲出古文象高形出即岳字

湯湯洪水滔天浩浩

懷山襄陵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

也案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云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是古文蕩蕩字今文作湯湯古文尚書蕩蕩洪水今文

尚書湯湯洪水孔本不當別出湯湯字蓋於懷山襄陵上誤衍蕩蕩兩字俗人欲區別之因據今文改上蕩蕩為湯湯今文無

方割或史公所略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古今文同言滔天之勢浩浩然懷山而襄陵也經是倒句史以義讀順之故云滔天

浩浩懷山襄陵

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傳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



皆曰鯨可

僉曰於鯨哉傳僉皆也案以可釋經之於

堯曰鯨負命毀族不可

帝曰吁

命圮族傳弗戾圮毀族類也言鯨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

輒毀敗善類案方命負命也方負聲相近古文尚書方命圮族

今文尚書負命圮族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則馬

鄭王注古文皆取今文為說矣孔傳之意讀弗哉方為句命圮

族為句師心好異力改書義以古今文相難殆欲毀波眾家獨

伸已是其心術之不可問也若此史以不可釋經之弗哉或古

文弗哉今

獄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傳異已也言餘人盡已唯鯨可

試無成乃退案古文尚書岳曰異哉試可乃已今文尚書獄曰

異哉試不可而已用字乃史公以義增足異舉也而乃也可不

可也四獄言鯨可舉而用之試用而不可乃已之孔傳以試可

為可試以乃已為無成乃退若從今文以可為不可不必空增

無成矣堯於是聽獄用鯨

帝曰往欽哉傳勅鯨往治水命使敬其

事案此以義釋經也勅使往敬其事是

聽獄用九歲功用不成

九載績用弗成案古文尚書九載績用不成史記下

云七十載故知此非訓載為歲乃本異也下文三載

考績史記亦作三歲一考功古文弗字今文多作不

堯曰嗟四

獄案古文尚書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

朕在位七十

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案與踐聲相近古文尚書與朕位今文尚書踐朕位由堯言之曰與由四嶽言之曰踐嶽應曰

鄙德忝帝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傳否不案古文尚書岳曰否德

者論衡問孔作子所鄙者兩漢人所引魯論為多鄭康成以古

論校正之是古文論語作子所否者今文論語作子所鄙者與

書古今文正合書古文否字當從今文讀為鄙孔傳欲異於今

文故別訓為不釋文否方久反此孔音也又音鄙此馬鄭義從

今文說也學者審之至魯論鄙字則當從古文作否

鄭君所校最是琳謂古今文不可偏主於此見之堯曰悉舉

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此釋經之明明揚側陋傳廣求賢也案悉舉貴戚

經之側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師錫帝曰有鰥在

陋也

尚書有鰥在下今文尚書有矜在下經典鰥寡字古文皆

作鰥漢人始作矜在下在民間也孔傳在下民之中本此堯曰

然朕聞之其何如帝曰俞子聞如何孔傳俞然也案古文尚書

子聞如何今文尚書朕聞之如何爾雅子朕

我也朕嶽曰盲者子岳曰瞽子傳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

子也

瞽為盲者孔父頑母嚚弟傲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

傳無理之至

母字相配蓋今文經作弟傲能和

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案克能諧和乂治格至也

堯曰吾其試哉

帝曰我其試哉案爾雅吾我也古文尚書我其試哉今文尚書吾其試哉

於是堯妻之二女

女于時傳堯於

是以二女妻舜案女謂堯妻

觀其德於二女

觀厥刑于二女傳

書觀厥刑于二女今文

舜飭下二女於媯汭

釐降二女于媯汭傳降下案史公皆

尚書觀厥德於二女

如婦禮

婦于虞傳嬪婦也堯善之曰

信飭百官爾雅降下也欽哉傳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案史以義釋經故云堯善之

### 疾雷為霆

釋天疾雷為霆霓案說文雨部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

物从雨廷聲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气也从雨兒聲則霆霓顯

然二物不當連文郭注云雷之急激

毛本訛急

者謂霹靂亦無霓字

義考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引作疾雷謂之霆北堂書鈔一百

是青經釋卷二百零二臧茂才經義雜記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二十二  
五十二文選注一事類賦三引作疾雷爲霆是可證霆下本無  
霓字今諸本並有蓋因下句雨霓爲霄雪霓與霓形相近遂誤  
衍矣後有校刊此書者不妨竟刪之

御廩災

春秋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杜注廩雖災苟不  
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左傳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  
不害也正義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  
爲恐杜注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公羊傳御廩  
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天子親  
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  
行孝道以先天下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

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  
天應以災御廩又乙亥嘗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  
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譏新有御廩災而  
嘗之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當廢一時祭自責以  
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者書本不當嘗也穀梁傳御廩之災不  
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句可也志不敬也天  
子親耕以其粢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  
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何用見其未易  
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  
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  
也范解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

不敬之大也又漢書五行志上春秋御廩災董仲舒曰為先是

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

而君臣俱情內怠政事外侮四隣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

也故天災御廩曰戒之劉向曰為御廩夫人入妾所舂米之臧

曰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曰

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

公劉歆曰為御廩公所親耕藉田曰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

之應也案左氏當從服解杜預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災而懼

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

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

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

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歆謂棄法度亡禮之應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以奉宗廟祭祀益深切著明矣

### 古人之象

說文解字序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魏書江式傳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據此知書臯陶謨予

聖清系角 卷三 三  
欲觀古人之象舊說以爲考文事許序又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又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可知古者以象爲文字之名矣故保氏敎國子以六書鄭司農以象形爲第一許氏述六書二曰象形三曰形聲是六書之中惟象形最先今許書所載古文多象形字臯陶謨所謂古人蓋卽指庖犧神農黃帝倉頡等也

萬子曰



孟子盡心下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趙注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是趙邠卿注本作萬子今集註作萬章未知是轉寫之譌或朱子本誤也鏞堂曾見元板四書尙作萬子知非朱子之誤趙注謂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爲鄉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

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予以美之

原隰桴矣

說文手部桴引取也从手孚聲玉篇桴說文曰引聚也詩曰原隰桴矣桴聚也本亦作哀案爾雅釋詁哀聚也釋文哀古字作褒本或作桴又詩原隰哀矣傳哀聚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是說文引取當從玉篇作引聚

宗彦

案禮運注田人所桴治也正義桴謂以手桴聚亦作聚字鏞堂謹案詩緜揀之隩隩箋云球桴也築牆者桴聚壤土釋文引爾雅云桴聚也說文云桴引聚也譌作引取也許書所收皆古義故與爾雅毛傳合據

說文知毛詩本作桴據釋文知爾雅亦作桴今釋文从木爲傳寫之誤又玉篇云本亦作哀則顧野王所見毛詩已有同今本

者家藏寫本說文通釋亦有詩曰等六字今說文無宜據玉篇通釋校補之

秦有楊紆

釋地秦有楊陞釋文陞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字非也案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楊紆注楊紆所在未聞淮南子墜形九藪秦之陽紆高注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修務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注陽盱河蓋在秦地說文艸部藪大澤也九州之藪冀有楊紆竹書紀年周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又風俗通山澤引爾雅秦有陽紆劉昭注續漢郡國志引爾雅秦有楊紆則釋地舊本皆作紆字陸德明所見本尚然郭璞改爲陞音烏花反陸氏據之反以

作紆爲非不知孫叔然於于反亦作紆不作隂也考呂氏春秋有始覽九藪秦之陽華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華隂音相近蓋郭氏或有所本然周禮作紆終當依舊本也

陽楊紆  
肝鳳馮

皆音相近翔翊  
文相近義同

### 文翰若翬雉

周書王會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孔晁注鳥有文彩者臯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王伯厚補注云臯一作臯案臯雞當爲翬雉字之誤也說文羽部翰天雞赤羽也从羽聿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鷓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是許氏所見周書本作翬雉而不作臯雞爾雅釋鳥鷓天雞

釋文引樊光  
云一名山雞

郭注

鷓雞赤羽逸周書曰文翰若采雞成王時蜀人獻之疏曰文翰

若采雞者王會篇文也彼云蜀人以文鶡文鶡者若翬雉是邢氏所見周書亦作翬雉而不作辜雞故徵引原文稱彼以別乎郭注郭注又引作采雞者案釋鳥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疏引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日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色爲文也是采雞爲翬雉之訓郭注蓋以詁訓代經須人易曉故耳觀邢疏所引知北宋本周書不誤以王氏補注考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後之校刊此書者宜據說文爾雅疏正之又說文鳥部云鶡雉肥鶡音者也从鳥軌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鶡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見風俗通祀典此亦翬雉之類審諸家所解知孔注似鳧之言爲誤矣

孟子注致至也

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案王氏所引見文選任

彥昇奏彈曹景宗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曰摩頂放

踵與今本同又引趙岐曰放至也是正文放字非誤作致或形

近之譌宗彥案風俗通亦有放踵之言趙注放至也文選注兩引為本有無疑

據王氏語知宋本已脫今趙注云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

其頂下至於踵則放至也三字當在墨翟也之下鏞堂謹案文選江文通詣

建平王上書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則劉成國注本作致於踵矣

叩頭漢人常語

李善注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引孟子曰百姓若崩厥角趙岐

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今本注云若崩厥角額角犀厥

地稽首拜命無叩頭之文蓋趙氏以叩頭釋經之稽首此必淺人以其近俗而私改幸有文選注所引足考也案萬章下北面稽首再拜注再拜叩頭不受與盡心下注正合又公羊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使若叩頭乞盟者也昭廿五年傳再拜顙注云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又揚子方言載劉子駿取方言書首云歆叩頭末云歆叩頭叩頭子雲荅書首云雄叩頭末云雄叩頭叩頭則此二字乃漢人常語未足爲異何不考而輕改之耶

襄九年宋災

春秋襄九年春宋災公羊經作宋火傳曰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又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何注大者謂正

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  
疏遠不用之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范解故  
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疏引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主後  
以宋爲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宋災劉向曰爲先是宋公聽讒  
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

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輦傳作其缶備水器師古曰滂食

說文解字曰滂備火金之長頸瓶也案金之當爲蓄水潦積土

塗繕守備表火道儲傳作具與上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

飭衆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曰出入傳作內案火

是故昧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闕其旤敗之釁必始於火是呂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呂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闕伯民賴其德死則呂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闕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呂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案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卽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

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己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此用何邵公說皆非本傳旨也

帝清問下民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傳以皇帝爲帝堯正義引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爲言顓頊皇帝清問下民以下爲言堯則上文皇帝鄭孔雖異下文皇帝鄭孔同以爲堯也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趙注云若康誥曰言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豈可案文而皆信之是以皇帝爲天猶言皇天上帝也此當是今文家說故引呂刑作甫刑案今文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大傳亦以

呂刑爲甫刑據此知趙邠鄉爲今文家學也又困學紀聞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則今注皇字係後人依尚書所增

攄多益寡

易謙象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攄云取也字書作攄廣雅云攄減王弼注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裒聚也於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故云多者用謙以爲裒也少者用謙以爲益者其物先少今旣用謙而更增益故云用謙以爲益也案李氏集解引虞翻曰攄取也侯果曰裒聚也與孔氏引爾雅義同然審王弼意則當用廣雅

指減之訓卽朱子本義損高增卑程傳損過益不及之說若多者更益其物豈得謂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乎孔氏取漢人易詁以釋注非王意也哀當爲杼其義爲聚詳上原隰杼矣條釋文及集解作取者皆字之譌

古文杜爲土

詩鴟鴞徹彼桑土傳桑土桑根也釋文桑土韓詩作杜義同謂韓詩經作杜字義與毛同亦訓桑杜爲桑根也案方言卷三芟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芟郭注詩曰徹彼桑杜是也

詩考遺郭注未載

又縣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杜陽師古引詩自土漆沮云齊詩作自杜然則齊魯韓杜字毛詩多作土當是古文假借爲之說文木部杜甘棠也从木土聲是杜字从土得音故毛

詩省作土說文杜字雖無桑根之訓然據三家詩及方言知桑根字作杜爲正也釋文又云字林作𦵏桑皮也𦵏蓋从皮者聲說文旣無傳記亦未見乃後人增益未足據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二終

嘉應生員温心源校